

田野中的贝壳

■高曙光

小男孩终于逃出了自己的村子。早晨的霜花在他身上凝结，他和脚下的麦苗一样僵硬在那里，冬天的麦苗已经休眠，在冻土中酣睡着的是麦苗的根。不远处是一棵孤立的泡桐，光秃秃的枝条在晨风中发抖，小男孩蹲下身子，他这件很大的上衣是从家里随手拿走的，蹲下去可以蒙住整个身子，小男孩把衣领竖起来，脑袋往下缩，有点像附近菜地里的菜农为驱鸟竖着的披着衣服的假人。

这是他第四次出走，其实只是离开家而已，因为家里的锅中并没有饭菜，回家要自己做饭吃，所以他喜欢出走，看看是否有人惦记，是不是有人在吃饭的时候在村口喊他的名字，哪怕是在日落时有人喊他回家也行。这是放假的日子，他没有鞭炮玩，没有玩具枪，也没有零花钱。他会从家里窗台上拴着的鸡下蛋的篮子里拿走一枚鸡蛋装在口袋里，去学校后面的苦劳老头那里卖了换九分钱。苦劳是一个很好的老头，一个人生活，有个女儿嫁到外地。苦劳每次都多给小男孩一分钱，好让他换成一角的纸币。他没有文具盒，不会把钱放在文具盒里，也没有注射针剂的包装盒，所以只能装在口袋里。篮子里的鸡蛋中有一枚是引蛋，他必须保证篮子里至少有一枚鸡蛋，家里有两只母鸡，每天至少下一枚。小男孩把卖鸡蛋的时间选择在中午放学后，谁都不会在意他去了哪里，他没有同伴，也没有人喊他一同上学，他小心保护着口袋中的鸡蛋，下课他不出去玩，一直在护着口袋中的鸡蛋，因为一旦破了，哪怕是有一个小小的细纹，这枚鸡蛋就只能值三分钱了。苦劳老头把收来的鸡蛋做成松花蛋，小男孩从来都没有吃过，他觉得像驴粪蛋。苦劳从来都是笑呵呵的，有时候还会抓一把瓜子给小男孩。小男孩不嗑瓜子，他把瓜子放在嘴里含着，一直到没有了咸味儿，才吐瓜子皮。

中午的时间很长，小男孩手中的钱被手汗浸湿了，他没有回家，而是沿着公路向南

走，背着他的破书包。没有人在意他，他幼小的单薄的身影在正午的阳光下移动着。

他喜欢去学校南边的服装裁剪缝纫店，屋后有一些花花绿绿的布头，他把这些布头都捡起来，这些可以拼成一个书包，还可以做成一个沙包；这里还有一个小诊所，他希望捡到一个打针的盒子，可从没有捡到过，只有一些注射青霉素粉剂的小玻璃瓶，他把这些也捡起来，他喜欢闻这小瓶子的药香味。

向南走一公里就是百货门市部，小男孩最喜欢来这里，透过柜台玻璃可以看到一本本小人书，他到这里买那本注意两周了的小人书，这本小人书定价三角六分钱，他掏出口袋中湿漉漉的钱，抻平了，递给售货员，那本小人书被盖了一个红戳，小男孩把书捧在手里，翻了几页，轻轻放进书包。

午后的阳光舔舐着他的背，他开始回家，他的家在村东头，他在屋后没人注意的地方蹲下来，玉米秸秆遮住了他，他掏出那本小人书认真地翻看起来。一个八岁的孩子在这样的午间躲在自己家的房屋后面聚精会神地看着他的小人书，阳光藏在树荫里。

小男孩小心地把小人书装进了口袋，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放在堂姐的家里，那有一个书箱子，有他的一摞小书，他不让堂姐告诉别人。他回到家里，凉面条放在灶台上，他匆匆吃了几口，又放在灶台上。

买书的欲望在他的心里滋长着，他没有更多的钱，家里的母鸡已经歇窝了，他知道屋里高粱秆屏风旁边挂的葫芦里头有钱，他不去拿，那是家里的积蓄，里面有面值十元的纸币，他见过一张。

小男孩喜欢枪，这个爱好与所有的男孩子一样。他的书包里有一支水枪，有一支弹簧枪，有一支会冒火的玩具枪。这些玩具枪躺在书包里，他不敢轻易拿出来玩，只是在没有人的时候偷偷地在树林里捏一阵子扳机。

冬天很冷，小男孩蹲在寒风里，脚底开始

发麻，寒气透过鞋底传递到他的身上，他没有挪动，麻木的双脚仿佛生长在田野里。

没有人注意这田野里的小男孩，他就像这片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驱鸟的假人。放假了，不会有人喊他去玩，其实他离开家的时候家里也没有人。他可以尽情地在这里蹲着，可以坐着，还可以躺着。

天空响起了大雁鸣叫的声音，这些候鸟在迁徙的途中，在早晨栖息，在夜间飞。小男孩把脑袋从衣领里伸出来，大雁是朝日出的方向飞去的，那里是一条河，有好大好大的一片芦苇丛。雁阵在小男孩的视野里消失了。

地上有一个贝壳，就在小男孩的脚边，小男孩把它捡起来，抠去贝壳上的泥土，这是一个合着的贝壳，比苦劳老头卖的装蛤蜊油的要小。他数着贝壳的纹理，那是贝壳的年龄，他一共数了十六道。

他把贝壳装进了口袋，寒假是可以听到鞭炮响的，这里是田野，村子里有正在蒸馍的人家在放炮，可以嗅到蒸馍的香味。小男孩咽了咽唾沫，又用牙咬了咬嘴唇，有点疼。他站起来，脑袋从衣领里露出来，他的眉毛弯弯的，眼睛不大，眸子却是深邃的。

没人喊他吃饭，因为放假，他可以玩到天黑，羊群在村边啃食着麦苗，还有几只母鸡在地里啄食着麦苗。

小男孩挪动了双脚，有点站不稳的样子，衣服很大，有点像唱戏的，袖子很长，水袖一样甩动着。小男孩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了那个贝壳。

这里面会有什么？他晃了晃，感觉有东西在里面，小男孩的好奇心在生长，幼芽一样萌动着，他仔细地端详这个双面贝壳，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宝贵的东西？这里面不会有珍珠吧？

和一切孩子一样，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小男孩扭开了那个贝壳，几粒沙流了出来。

什么也没有，小男孩捏着两片贝壳站在村口，睫毛上闪着珍珠似的光。

诗歌



遐想 (外四首)

■邵超

一片茂盛的牧场上
空空荡荡
没有骡马
也看不到牛羊

只有我的遐想
在那里肆意撒欢

遍地是骡马
遍地是牛羊
牧场上没有一缕风
竟然也看不到一株牧草

我仍执意站在那里遥望
任遐想一起一伏

在草原上行走

被阳光淹没
被绿色淹没
被广阔淹没

在草原这片汪洋里洄游
我怎么也浮不出
那层层叠叠的水面

一扇门

一扇门
虚掩着
数着心跳
我不知是推
还是敲

一扇门
虚掩着
脚步轻踏
我进不容易
退也难

要么敞开
要么紧闭
我大嚷一声
一扇门
依旧虚掩

另一种倾诉

春天的倾诉
一定是开花

佛的倾诉
一定是香客

舞者的倾诉
一定是旋转的足尖

沿途的风光
一定是我，一个旅人的倾诉

萝卜的爱情

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是普通的爱情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这是真正的爱情

花心大萝卜，花心大萝卜
这是另类的爱情

其实，萝卜根本不懂姻缘
都是吃萝卜的人，嚼出来的悲欢

藏在记忆中的美食

■杜放光

快拿碗来！我颤颤地拿了只碗过来，哥哥满满盛上，小心翼翼地端到我桌边，一场“大快朵颐”拉开了序幕。

“现在想想，那顿饭可真香啊！”哥哥慨叹。片刻后，他又无辛酸地补充道：“其实，那只鸡应该是病死的，剥开的时候我看着颜色都变了，若放到现在早就扔掉了！”

沉默良久，我想起梁实秋的话：一个人儿时吃过的东西，会记一辈子，哪怕是寻常的食物，以后回忆起来，都是天下之至味。

而一直让我们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西瓜，还有关于我的一个绰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家住在供销社家属院，作为那个年代极具“特权”的地方，隔三差五会有亲戚或熟人送些土特产过来。比如，每至夏天，常有个儿大味儿甜的西瓜“驾到”。此时，哥哥必会打来一大桶井水，把西瓜浸入其中，大姐二姐则合力在家门口水泥地面上摊开一张大大的塑料布，把刀洗净，备好。经过充分冰镇之后，哥哥把西瓜抱出来，先用刀在西瓜尾部切下一小片瓜皮来，用它擦擦刀面，扔掉。然后左手扶正西瓜，右手照着中间部位“咔嚓”一刀，西瓜便在众人期待的眼神下一分为二。哥哥切的西瓜块儿极“大气”，每一块儿都足够大，大人常常吃个两三块儿便结束“战斗”，我却一味埋头苦吃，丝毫没有“休战”的迹象。终于有一次，被好事的邻居撞见，当众数过我面前的瓜皮后，大惊失色：九块！天哪，西瓜大王啊你！

自此，“西瓜大王”的绰号不胫而走。在让我无数次汗颜的同时，也让亲眼目睹者以及后来的听众们百思不得其解：想想看，一个四十来斤的瘦弱女孩，一次能吃下九大块儿西瓜，那得有多大一副胃啊！

儿时的一些记忆，常常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堆放在浅层思维里，只要情感的触角一拨弄，就能轻易被打捞上来，充盈着温暖与幸福。正如姐姐们一提及白面馍、杂面馍时，我就会立即想起奶奶家的地锅来。



平日里，姐弟四人时常寻了由头小聚。而每次，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忆起儿时的如烟往事，丝丝缕缕，总是跟吃分不开。

就像刚刚，聊至畅快处，哥哥突然问我：“你还记不记得上学时咱俩煮的那只鸡？”

怎么会不记得？那是一个暑假，我和哥哥写完作业后突然发现自家养的一只鸡直挺挺地躺倒在地上，不知何时已辞别人世。更不幸的是，正逢母亲出差，两个姐姐又住校补习，我俩瞬间陷入了极度纠结中：扔了吧，怪可惜的，留着吃吧，如此高难度“作业”，对于从未宰杀过任何小动物的兄妹俩来说，可怎么完成？当我将探询的目光投向哥哥时，即将升入初中的他居然很有范儿地一拍胸脯：我们自己来！

在请教了邻家大妈之后，我俩开始了人生的一大创举——宰鸡。先烧了一大锅水，倒入一个淘菜盆里，把鸡整个儿擦进去翻几个来回。烫好后，我俩便蹲在盆边，一根根拔鸡毛。接着开膛破肚。待把洗净的鸡放到案板上，哥哥如英雄般抡起菜刀，啪啪几下便把一只囫囵鸡给肢解得“七零八落”。接下来，我往锅里添上水，哥哥端起鸡块扑通通扔下锅，学着母亲的样子放了把盐。

一切就绪，俩人如释重负，就势蹲在炉子边，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一边偷偷地咽着口水。时间在我们的期盼中艰难流逝，待锅里汤汁渐少，香味渐浓时，哥哥站起身来，像模像样地掀开锅盖，夹出一块肉小心吹了吹，放到嘴里嚼了嚼，欣喜若狂地嚷道：熟啦熟啦！